

因寄軒文二集卷五

上元管 同異之著

畫龍贊 宋恥夫畫汪均之藏

合肥張士琦楚寶齋藏

甲子年

寶齋藏

昔人畫龍破壁飛空恥夫摹之絕藝與同爪拏鬣張鏡突兩瞳如出大壑奔海而東懸於中堂走婦藏童雖有魑魅德不敢凶我謁均之入門鞠躬訝君之堂呼雲喻風荷嗟神物天地為宮應德始見誰樊誰籠狡矣劉累擾於宮中受豢而醢彼雌異雄磊磊均之子非葉公天龍下矣霖雨奏功

王淑卿傳

陳君實田與予善一日過予言曰實不天父想廬先生中道見背母卜太夫人痛哭欲身殉實惶怖不知所出也賴吾繼室淑卿曰踞母前且泣且勸母感其誠始復食於是吾父驟喪吾貧

因寄軒文集卷五

一

甚無養母資時與淑卿相對泣淑卿歸泣露其情於父父亦感泣時有以助吾家焉歲將寒為吾母製衣裘必備而身無絮衣者踰十載寒則罽束一帶寒甚則罽加一帶風雪大寒則罽纍纍束數帶而強謂弗寒也其母憐而賜之衣悉以獻吾母他日母問之泣對曰兒極知負母恩然母所欲安者兒身與兒心也兒不如是身雖煥心不寧矣奈何其母亦泣而頷之吾母病輒露禱於中庭一日母疾作汗湧體僵冷寶適外出返見母狀益惶怖不知所出時淑卿方擁母於懷搖手謂寶曰君毋亂姑虛舉脫耳吾曲其躬使氣不下洩急取洋參納諸口則氣可復矣或令移諸榻淑卿泣拒以為不可如其言歷半日而母蘇寶自數年來家稍裕矣甲戌以前則淑卿假貸親戚賴其力者為多寶內愧不能言也淑卿今年四十有五憂患多病而知愛于文

實欲及其生存得子記述使其及見而稍慰也可乎同謹按生傳非古自司馬溫公傳范蜀公始然考李習之楊烈婦傳其末曰楊氏至今尙存則婦人之有生傳自唐已然遂援例而爲淑卿傳淑卿姓王氏上元人西安府知府名嘉會之孫龍游縣知縣名鉞之女

贊曰聞淑卿生於庶母父既沒而母苦飢時實田家稍裕矣淑卿請粟養母然不敢多致乃日自減食遺焉體遂瘦實田廉得其情至今心惻惻也嗟乎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其勢宜然其用心亦良苦矣先王之道睦婣任卹有無相通夫安得家給人足使天下士女無不得盡之情與

彤史序

國朝文集卷

二

天地之道不外乎陰陽彼陰陽何以分也晝爲陽主夜爲陰主息晝之日爲陽有暄物之功焉夜之月爲陰雖朗照而無所用春夏爲陽發生而長養秋冬爲陰積於空虛而無用陰陽之道如是其不同矣古之聖人得是機以定男女之位是以男主动自立非才德不爲賢女主從人二者皆非所尙德曰婦德非男所謂立德也功曰婦功言曰婦言非男所謂立功立言也堯之女舜之妻立其聖矣而尙書載之第曰嬪虞禹娶塗山書不言其一事有娥姜媯詩第紀其生子之異而他亦無聞周人尙文善述祖宗功德於太任則曰思齊於太姒則曰嗣徽音百斯男其與皇矣生民稱述先王先公者何其詳略之迥異也暨乎武王伐商乃以婦人與十亂之數婦人者未知其爲邑姜與爲太姒與要之以才見稱孔子言焉有深慨矣沿及春秋世故益變於是乎婦人者有其姜之守義有鄧曼之知人有樊姬之薦賢

有敬姜之習禮而爲傳記者舉而載之篇中而謂之賢嗚乎羣
動夜作非不勤也可謂時乎百穀冬實非不美也可謂瑞乎後
世之士見理也過而立論也輕是故責乎后妃則曰行侔天地
責乎匹婦則曰寧餓死而無失節彼旣以聖賢之道望婦人而
婦人者遂日尊日盛列女之傳史不絕書極其歸遂有女侵男
職者而陰陽爲之易位矣嗚乎此古今升降之大端也婦女之
生也天付之以荏弱之資陰柔之性而聖人制禮使其終身不
出閨闈自酒漿飯食巾櫛衣裳之外事稍難者皆不使其得與
焉使其才德可以同乎男子則天地不當區別於其間而聖人
且爲好異矣雖然處此者有經有權常與變之謂也吾觀史策
所載漢呂雉唐武曌惡矣而宣仁宋賴以治緹縈木蘭其父非
二女則身刑而戰死若此之類又曷可少乎後之女子審其時
度其勢得已則安於無稱不得已然後出於才德可也陳君寶
田集古今婦女之事爲彤史數十編以示予予未能知其用意
謹以素所持論者爲序以貽焉道光二年冬十一月上元管同
序

因寄軒文集卷五

三

孝史序

予旣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
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
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
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軋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乎彼
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狡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
金也誰信之哉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

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刳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詩語多出邨畝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乎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道光二年冬十一月上元管同序

姚庚甫集序

姚君庚甫吾師惜抱先生之家嗣也年二十舉於鄉四十得縣

恩縣文集卷五

四

令江南屬縣儀徵江都泰興皆世所云好缺也君連得之竟不餘一錢旣而因事失官寓江寧窮益甚始猶租屋以居久負屋值主人厭而逐焉乃移家人書院所居糞牆土舍上穴券穿不蔽風雨客至則君衣垢衣揖坐後輒抗聲高語其出如淵泉不竭多驚絕可喜之論然久坐或不能具茗飲客苦之多不至庭下草深尺許岑寂極矣然君乃更力於學自義理經濟考證下逮陰陽星命皆精究焉而於詩文尤用意自失官窮居所作至數百篇屬同爲序嗟夫同生稍晚不及知君少年事矣顧猶見君爲縣令服蟒服冠朝冠設樂於庭爲吾師稱壽賓友雜遝僮僕輿馬麗都今數年耳吾師門生故舊富貴者有人何君乃一窮至此哉然當君之得意也其氣甚盛苟乎不知今之有失意也及其窮也氣不少衰渾乎不知前之嘗得意也然則如君者

非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與。悔鄉者知君甚淺。今而知君入於學者深也。夫詩文之道氣以主之學以輔之。君既兼有二者。則所作固不論而可知。昔韓蘇諸公皆自斥謫後。益進文益工。同所望君。繼吾師之絕業者。在此若夫憔悴專一。第與後世文士爭毫釐所就。猶淺殆不足爲君道矣。

觀潮圖記

嘉慶戊辰。予客寶山鉅野田仲衡。爲縣令。荆谿周保緒。棄官來游。三人者相驩無閒也。一夕大月。保緒邀予。其步海上。時夕潮方盛。月光照水。條明條滅。如龍鱗億萬。遠視崇明。諸山低昂。隱見而海舟數十。遠者如落葉。乘風翔舞。波際予甚樂之。以爲天下奇境。無險此者。因作寶山記。游文載集中久矣。道光壬午。予家居。而保緒來游。追憶前事。爲繪斯圖。筆勢雄遠。殆不類今人。當予客寶山時。年才二十。有九。今予年四十。有二鬚髮。皤然大半白。保緒閒數載。始一過。而田仲衡者。遠官陝西。思之了不可見。嗟夫。人生世上。能幾何時。彼相好者。何其難聚。而易散耶。仲衡名鈞。保緒名濟。介存者。其別號也。古人書畫題款。必以名字者。他人之相稱耳。予瞻子昂。宋元人閒自書之。然不足法。今題款曰介存。保緒之失也。

管氏族譜序

管氏之先出自周穆王。其後世仕於齊曰莊仲山。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廬。廬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夷吾相桓公。功在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故左氏春秋稱之爲世祀也。自微之後。名始不可考。其時齊臣又有管子。

奚或曰雜人也而夷吾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子孫遂別爲陰氏六國之世管氏仕齊者有管燕其世不顯而陰氏於秦漢閒遷居南陽之新野宣帝時有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自言子孫必將强大至東漢陰識妹爲光武帝后封侯者數人家遂大顯而管氏反無聞沿及漢末管益生於北海朱虛以高節著管輅出於平原以術數顯南陽陰氏世奉管仲之祀稱爲相君益與輅者皆生於齊地史不能推其先代要其爲仲後無疑矣晉宋之後崇尚門第陰氏有陰鏗之屬而管氏無達人唐之時有大將管崇嗣宋之時有高人管師復師復者居今浙江之湖州世傳其言所謂滿塢白雲一潭明月者也後不知何世遷居江南之蘇州蘇州之山曰東洞庭八大姓世居之而管爲一焉其後散處或居常州或居元和吳縣而明世宗時有諱敬者

遷居江寧之上元管氏自周至漢世皆居今之山東至師復而後居江浙至敬而後居上元故溯居上元者當祖敬溯居江浙者當祖師復溯居山東者當祖寧若輅而上推之以至山與夷吾然年代悠遠世系闇昧直至敬而後可譜敬生明明生二子長曰應科應科生五子長曰世富世富生國瑞國瑞生四子長曰軾軾生嘉獲嘉獲生三子長曰大勇次曰欽次曰需大勇有子三人而一傳皆絕欽之後今居山西之太原需生文郁文郁生同同生嗣復同與嗣復今偕其族仍居於上元焉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蓋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者非天子與始命爲諸侯者莫可當也小宗則始遷異地其嫡長皆足以稱之以宗法論敬之後世當爲小宗世富之後軾爲小宗軾之後大勇爲小宗大

勇絕敘之子當繼嗣以承其後乃合於古近世宗法不講而遷
推遷絕之次者以爲長房故大勇旣絕而敘之後又遷居山西
則居上元者以同嗣復爲最長矣昔唐柳宗元自以得姓來二
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付受所重常繫心膈同雖愚忝居小宗之
次宗祖之念安敢一日忘哉自五世族祖文秀始創爲家譜今
同與族人將增續焉謹厯考管氏得姓以來自古迄今約略書
之以爲族譜前序道光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同謹序

授經圖記

江寧周石生編修生五歲而孤母太安人陳氏故貴州巡撫麟
洲中丞女也年裁二十五挈石生依外氏中丞居官素廉沒後
無餘蓄太安人力不能延師乃自取諸經晝夜課石生稍長外
就師暮歸必檢校日中所誦習督過無少貸由是石生經明而

周石生集卷五

七

學成道光三年石生登上第官翰林報至家族黨走賈太安人
顏色如平常了無喜狀人皆曰凡婦人守義教子多得厚報矧
局量宏靜如此其福祿蓋未有艾也然不數月而太安人病卒
於家矣當太安人存時石生嘗繪母氏授經圖使同爲記同諾
之而未爲及今相遇皖上則太安人卒踰三年矣石生復申前
請同不天九歲而孤先大父每夜課詩書而先母以女功助家
用勞苦之狀至今在目中不忍言說然不孝訖無所成就每爲
文辭遇幼年孤露中閨撫育恩勤之事執筆哽咽輒不能成章
昔王荆公爲錢公輔母墓誌謂公輔登甲科爲顯官官署有亭
臺之樂皆不足道其說正矣然以人情言之聲名所以顯親而
宦達亦所以娛親列鼎累綢不逮父母自子路傷之何況我輩
嗚呼此石生所以深悲同欲爲文而不能遽就者也雖然同於

石生負宿諾之責久矣太安人懿節高風不可不志謹次其言以爲授經圖記云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三忠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巡撫肇高廉雷瓊羅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

大兵死其族大父曰順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

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乎殉難殉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解明英君出設科

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瑣委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閒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邵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奮干戈於瘴癘之鄉執羈勒於蠻夷之域絕臆斷脰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平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亾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尚又曰其效可睹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

餞秋倡和詩序

鄱陽陳叔安賦餞秋詩四首屬而和者十數人陽湖陸祁孫致

諸公意欲得同爲序言同徧讀其詩而笑曰有是哉諸公之選事也秋之終也不能不去其去也莫知其處方茫茫焉不得其所而載酒於觴實殺於豆歌驪駒而致祖吾見蓐收之不顧也雖然揚子逐貧韓子送窮貧與窮不可逐送而其文則異曲而同工今觀諸公之作清思麗語可喜可愕安見傳之後世不以置乎騷人九辨之中昔程正叔與韓持國坐持國歎日暮曰老者行去矣正叔曰公勿去可也然則日可去也而吾可畱也苟衆息而吾不息羣休而吾不休將如屈子所云與日月兮齊光與天地兮比壽歷萬古而常在又何饑乎一歲之殘秋哉遂書以應諸公勿謂狂言而或我嘲也

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采取葑菲曷勝欣幸

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忌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剛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塗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范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

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答方明經書

道光八年

同頓首石伍先生嫻丈侍者賢從孫來得所贈桐城方氏詩輯一部次日又獲手書獎借謙挹深驚且愧同聞之士不能有爲於天下便當有爲於鄉里又不然猶當有爲於宗族若都不能則莊生所謂視皮輒囊虛生而可媿者已久聞先生伏處龍山廣交游重然諾有古義俠之風近又蒐刻一族遺詩使桐城方氏五百年詞章存而不墜雖不獲見聞風而企慕久矣若同者幼而失學長而無成文質枵然宜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而貴鄉諸君往往過相稱譽此眞昌歌羊裘之嗜未易詰其所以然

因軒全集卷五

十

先生誤采人言先施之厚禮之環顧其中實無可以相副者此其所以深驚且愧也詩輯略展一觀未能卒業勤襄公詩何以止得一首曩獲侍時嘗有見贈之篇當使家人檢錄奉寄耳若先生之詩初似阮亭後乃酷學簡齋之作其靈思妙語殆足媲之士能有爲何必以詩重乎而況其詩佳若此乎同與貴族久聯婚媾其雅翁諱裕曾者同姑夫也先生與雅翁爲昆弟則於同爲丈人行而稱謂謙甚殊不能安相去不遠容有見時肅復不具

抱甕園游宴記

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勤於政務未嘗畱意居室越一年政舉刑清年豐民樂安徽報治稱最公於其時亦稍得暇息焉署之東偏舊有園十餘畝前撫邵某公題曰抱甕歲久不修傾圮蕪穢

不復可游公既稍得暇息乃用金二百浚泉疏池雜植荷芰葺
舊屋三楹聚大石而前列之以爲燕坐之所其他亭榭僅有遺
址者不復更作二月上巳繕治粗完主客十餘人釀飲以落之
春花正茂時鳥和鳴處官府而如在山林焉或曰抱甕之語出
於莊生所謂漢陰忘機者也茲以大府之園而比於治畦之賤
業其爲名也何不稱如是應之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有機心
者其實鮮有不僨事易曰卽鹿无虞入於林中物不可欺以得
志而況於人乎況於家國天下乎前撫部命園何意愚不敢知
以公言之詎非所謂忘機者與馭吏不以機故開誠而吏不欺
治民不以機故布公而民不犯處事不以機故酌理準情而事
無不舉由是言之公其所謂忘機者與吁桔槔小機也丈人恥
爲之鉤距狙伺權術大機也縉紳先生輒用以待人而治天下

然則我公之賢固加人數等而其道則丈人抱甕之道也斯名
也又何謂不稱焉或曰善會客有沈君作詩壽公同亦輒書其
言以爲游宴記

沈生哀詞

沈鎔字南金江蘇上元人父爲布政使司倉吏叔父雖爲官由
捐納鎔意欲以文學振其家讀書爲文勤甚然天資魯鈍不能
成凡學使歲科試時藝之外別試詩賦者多而試經解者罕其
人鎔爲童子獨就經解試學使文公奇之及觀其作不謂佳乃
不取而正試時特呼鎔勸從予學鎔旣從予凡予解經及爲他
生改竄之文悉手抄而讀之能成誦予嘗有文失其稟試以問
鎔鎔應口誦終卷不誤一字予家有事鎔黎明輒來爲料理抵
夜乃歸先母之喪自小殮至殯鎔在予家者幾一月置家事不

復問休孟陳仰韓見而歎曰服勞於師門如此不愧古人矣然
鎔數就童子試竟不獲入學爲諸生道光八年予在安徽家有
書來報鎔病殆其得年及卒之日月未言也嗚乎鎔之文誠不
佳雖予不能曲譽之至於諸經成誦上口往往兼舉注疏今之
學校中蓋罕見其人宋時試士有帖經墨義今乃專主時藝而
試經解爲具文故樸拙如鎔者遂不遇鎔誠數奇而世風華實
之故可感也夫去年春予歸江寧鎔嘗兩來見其狀依依若不
舍者予心怪之嗚乎孰知其遂與永訣也耶鎔雖死有五子予
望其能成鎔志併爲哀詞以哭鎔其詞曰

嗚乎鎔也世雕琢以爲辭子不工也或鑽刺以迎時子固窮也
人迂我而避之獨來宗也奉其說以爲師不知予心之違也文
吾知其有疵命吾憫其未逢也必舉文以相尤何弋獲者之多
庸也朝予室而莫予帷今茲師弟之終也乘化委蓮子何悲兮
我之心則有忡也

宗祠規條序

古者自天子諸侯大夫至於士官師皆有廟惟庶人乃祭於寢自宋以後士大夫之有家廟者希矣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遞降至於官師一廟而已後世雖身爲庶人其家堂木主往往積十餘世而不祧春秋時祀上及高曾遠祖而國家不爲之厲禁古今異時其禮制不容強合也然愚嘗論之後世有家堂而少家廟其家堂或置於中閨人神雜糅且古者宗廟之禮以序昭穆序事以辨賢燕毛以序齒自家廟之禮廢而五服之親有終歲不相謀面者尊祖之道衰收族之情遂失此家運所以凌夷而有志之士必汲汲以宗祠爲務者也吾管氏自明世宗時

因寄軒文集卷六

一

敬所府君自蘇州東洞庭山遷於江寧傳一世而分兩支至於今將三百年兩支分爲數十支見存者可序爲五世亦云盛矣竊聞之自乾隆中諸祖諸父卽欲創建宗祠而力有不逮道光七年夏四月族人相會建議以爲事獨任則難成財分出則易集吾宗雖多貧請各量其力以勉成是舉皆曰善於是共捐白金得若干數市宅於漢西門內鳩工庀材粗加繕飾訖明年而祠屋成祭有所矣昔者成周之制卿以下必有主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蓋祭必有田而後粢盛始絜牲殺器皿始可完今吾宗之力未足以置祭田魚菽之薦不能備禮且慄慄乎懼無以善後焉雖然吾宗三百年無宗祠一倡議而遂有之庸詎知今之無田者他日不且連阡累陌乎宗祠之外置義田以恤孤嫠設義學以教童稚取餘財以給貧宗之葬葬嫁娶吾宗人皆

有志焉庸詎知他日之不一盡成乎以尊祖爲心以收族爲念人人不私其財民所欲天有不從者哉若夫就今言之則姑易家堂之制略爲家廟之規以稍明夫尊祖收族之誼視爲始事而勿視爲成事可也謹與合族共議酌爲規條勒書於壁而序其緣起如此焉道光八年夏四月同謹序

朱義娥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以爲未嫁夫亾而爲之守義且死者事不合乎禮經近世學者駁焉予以爲皆非通論也熙甫所持末廟見不爲婦者禮經之正也駁之者非也然聖人作禮以中人爲制不及中人而悖乎禮者法之所得加邁乎中人而至乎過禮者法之所不得禁是故有庸行焉有奇行焉庸以率天下之中人奇以聽天下之異人執一而言之豈通論與予客安徽聞朱

義娥事以爲奇之又奇焉義娥者孟國舉人朱元鼎女生一歲失乳就養於其戚僮大葵次子孫柳長女二歲因許字焉道光四年義娥年十歲與孫柳同患痘創而孫柳竟殤庖氏愛義娥不令知也義娥疑之問其姑曰小哥哥病何如胡不聞其醫藥耶姑不語固問之哭曰小哥哥死矣義娥大慟卽自爪胷臆間創盡潰姑驚愕急以好言慰之義娥曰吾奉父母命爲小哥哥死小哥哥死我何用生爲竟不食三日而死小哥哥者義娥平時以呼孫柳之稱也嗚乎義娥幼甚安知所謂禮經彼以奉父母命而爲人婦則夫死當與俱死是豈非性至情極得於天而不參人事者乎何其奇也何其奇也古之人有言曰聖人爲善如火之必然泉之心達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羈脂之不殺是故聖人者生而知乎衆德者也古孝子忠臣烈女貞婦生而

知乎一德者也不待學而能焉不由勉而至焉是在天地本爲
閒氣烏容以常論衡之而以予所知貞義之女又有數人焉長
洲朱貞女者予婦翁朱君姑也許字溧陽潘生潘生死貞女欲
身殉父母止之乃往守四十餘年而卒予童時猶及見之裘貞
女者上元人許字同縣童某童某死其家欲改字之女以剪刀
自刺其喉家人遂懼而不敢強焉童氏聞乃以絳輿鼓箠迎女
歸是爲道光五年事而予同歲生歐陽長海之妹許字冷君夔
言子冷子死女父母皆先亾矣夔言又貧甚女聞信痛哭謂長
海曰兄容我守我請在家以鍼黹自活不累兄不容我守請以
一疋報冷氏長海哀而敬之誓養以終身事與裘貞女同時始
女在家聞冷子貧且病終日默默不華節勤鍼黹市而蓄其錢
人不測何意至是乃知其豫爲守義計也嗟夫有定力然後有
成事奇女子固然士大夫宜何以自處哉

陳仰韓生壙銘

因寄軒文集卷六

三

同旣爲黃蛟門傳老友仰韓三以書來請曰蛟門得子文當不
朽願子爲吾銘墓及吾之日見之也同日豫凶事非禮也雖然
漢趙臺卿隋王無功唐傳遊藝皆自爲墓誌君子疾無稱而不
諱死是可銘仰韓者徽之休寧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世
豐財而好義仰韓爲貢生以休寧山縣寡見聞乃渡江至江寧
讀書鍾山書院初從盧學士文昭毛訓導藻學時文有聲卒從
吾師姚郎中受古文法而學大進焉爲人樸素簡訥壹主於信
與人約自度不能輒不應苟應矣卽事勢於身不利必踐言然
後已晚年財大賈仰韓不以屑意市宅近青谿構日涉園植果
樹數十株讀書其中同嘗於元旦日未出過其門書聲琅琅達

牆外立聽之蓋太史公六國表序云孺人某氏生子曰某徽諸生委某某氏生三子曰某某置孀子於徽而以庶子隨居江寧且自營墓地某所謂同曰昔蘇子瞻自言葬海外後不果而葬汝某徑埋骨貴鄉他日風清月朗與諸君子魂魄往來不亦快乎其言可謂達也已所著書曰蘭軒文鈔若干卷

國朝古文所見集若干卷皆刻行於世仰韓名兆騏姓陳氏今盛清道光八年年六十九尙無恙銘曰

猗吾仰韓乎世諱死而惡言子達觀乎丐吾文以揭墓允其傳乎富既失而貴不登中坦然乎嗟聲名其何用足控擗乎苑而有知尙其與我盤桓乎凌太虛以共度駕赤豹而駘青鸞乎

痘科圖說序

同鄉吳生竹坡以所作痘科圖說乞序予覽畢爲之序曰痘之

因審軒文集卷六

四

爲字說文所無痘之爲病素問難經張仲景方所未有蓋創始於六朝而大盛於元明以至今日醫家以爲由胎毒是誠然矣顧胎毒也何以古無而今則有與昔者唐虞三代飲食有時起居有制取火於木而掌以司燿藏冰於冬而職以凌人其養人者如此其悉而又導之以禮以防其弛縱和之以樂以宣其淫鬱猶懼其未也凡夫奇技淫巧以至食物之不時者皆不得粥於市分至之日至使官徇於路警之以不戒容止生子不備若此者皆今之所謂迂而可笑者也然其時教布於上化行於下民之嗜欲淡泊血氣和平生則盡其天年而無札瘥夭昏之患又安有所謂胎毒者與漢魏以後禮樂墮壞一切隨之藏冰諸典世多不行而壹取火於猛烈之石其所食者多害人之物其所行者皆縱情極欲傷生之事蓋人至授室之年而臟腑鮮有

無病者矣胎毒之說由此其興也嗟夫天下之事亦探其本而已矣本之既壞而欲其後之無傷凡事皆不能疾病其一端也是故以痘言之其受毒淺者名醫可治也其受毒深者雖扁鵲倉公復起無能爲也吳生之書予未能盡通其說觀其引證箋釋條鬯通達其諸今之名醫與昔吾鄉有戴麟郊著痘疫論吳生之書殆可與抗行與得其說而善用之是在其人而予之意更欲使賢者究古昔教養之旨不泥其法而通其意使人淡嗜欲平血氣自保其身而因之保及赤子也不亦善夫

禱雨城隍神文

惟明有官惟幽有神其爵愈貴民望彌殷浩浩江淮神佑我巡萬姓之命託於兩身惟茲六月天久不雨蚤稻既登晚禾未布日跂于天有暘靡澍益隆熾熾伊旱是懼古言求雨縱陰閉陽察獄以情敢垂其方豈吏之辜抑民之殃罰吏及身毋民是殃神既聽止達于皇天沛我甘澤惠我下人禾苗獲蘇以慶豐年牲脬醴馨報祀孔虔

禱雨龍神文

天膏澤兮吾氓司厥事兮惟神屯其膏兮弗沛不神愬兮誰陳伊六月兮徂暑將晚禾兮植土赤日麗兮丹霄雲英英兮不雨肥蠶伺兮山之甌魃一足兮思出游腹雷霆兮不吐將無作兮神羞謂霖雨兮天所施匪有天帝兮涓滴不可私爲烝黎兮請命雖獲譴兮奚辭我禱于天兮天諒許惟明神兮庶予輔帥水族兮波臣揚蛟旂兮振鼉鼓苗欲槁兮重蘇慶豐年兮樂有餘民既飽兮孔晏河海奠兮神安居

伊當今之祀典蓋莫貴于尊神赫英靈以佑

國當眷顧此烝民嗟甘霖之不沛今已過乎兼旬更愆期而弗降咨民命其堪憐惟城隍與應龍祝致告其孔殷日再禱而莫獲豈位卑而難專惟尊神之至貴呼吸通乎上天儻爲民而請命諒無澤之不捐仰甲馬之威靈常顯著乎行間人一飽而氣靖曷默佑於機先惟我

皇之至仁憫一夫之饑寒體斯意以相助昭祀事之孔虔

再禱龍神文

惟天有兩神則主之惟民有求神實予之芄芄禾苗待神興之求而弗獲何以登之伊神於民豈其覺之噓氣成雲又豈靳之靳必不然覺民招之潤茲蠢蠢神護調之獲覺者誰請獨殃之不在此數毋連傷之土欲焦矣誰其注之惟神有靈亟汜布之

暑賦

國朝文集卷六

六

皇天平分四時兮至今歲而如忘夏已徂而秋還兮羗有暑而靡涼鑄九垓以爲鑪兮鼓大火於中央風師扇而弗輟兮六宇灼灼其炎光山焚焦而石爛兮海熬竭而塵揚大鵬遭燁而翼墮兮鯢魚遭沸而鬣傷坐陰室疑處甑兮浴寒水駭探湯喘如峯鳴而谷喩兮汗如潮汐之溢乎錢唐思乾坤之博大兮涼一簞其何鄉有冰雪之可吞兮吾又何憚乎遐方晝思逃而靡所屆兮夜十起而倒衣裳吾不難坐以待烹兮誠不忍萬彙之感狀抽予骨以爲筆兮裂予皮以爲章溢埃風予上達兮灑涕泗于天閭曰下民之暵死兮敢多求于上蒼惟霖雨之及時兮足以蘇困而存亾皇天哀此惛憊兮詔陽烏使閔藏碎肥蠶而爲菹兮糜黑蜮以爲饑雷碎匄其鼓震兮電煜煜而蛇翔九龍騰

而雨注兮勢若倒乎銀潢顧芸芸之物類兮習焦額以爲常倏
招魂於一夕兮初不藉乎巫陽彼奄奄而忽振兮此囹圄而旋
洋予心閒而無所事兮遽遽乎臥一枕於羲皇

天寧寺禱雨龍神文

嗚乎明神禱者數矣霖之不與伊何故矣青青之苗嘆其枯矣
雨而弗降曷由蘇矣苗弗蘇矣人弗飽矣民之此離不可道矣
惟官爲民情孔殷矣司雨者神蓋上陳矣頃者禱祈恐弗潔矣
易地而壇庶其得矣紺宇寶幢神格思矣惠我滂沱毋後時矣

重刊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序

代

治民之官莫親於牧令而刑名錢穀之友佐之牧令賢然後州
縣治所聘之友賢然後有以佐州縣而成其治是三人者位不
同而爲民所託命同也今也可異焉爲牧令者或未學而仕坐

因軒文集卷六

七

堂皇憤然莫辨專賴一二人友爲其友者大抵業儒不成去學律
例求要人薦入幕衣服儼從麗都於公事則函莽滅裂累及主
人無愧意以不知治之友佐不知治之官一州縣偶然久之天
下多然而其害有不忍深言者矣蕭山汪龍莊先生以諸生處
人幕下撰佐治藥言一書其後以進士爲牧令又撰學治臆說
一書其言平實簡易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依而爲之則治民之
與佐治其庶幾乎先生四子主事繼培爲予乙丑分房所薦士
贈予是書茲予巡撫安徽特校而重刊之以貽牧令及刑名錢
穀之友同觀焉是兩書者重大纖細畢具約而言之佐治與治
民其要同歸於自治而已非廉潔無以植其基非勤慎無以盡
其任是其道必先由自治始揚子雲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

治而後治人讀是書者其知之

題王悔生文集

古人著書必自稱名易大傳論語諸書則每篇稱子其始蓋門人所記錄而沿及周末則著書無不自子者矣其在古未必然也然以周人創之則其例可用唐宋人文柳子厚稱柳子蘇子瞻稱蘇子王介甫稱王子依仿古書其稱爲有據若夫字以表德出於朋友之相呼論語記顏淵子貢云者大抵他人所載述古人著書必無自標其字者也頃見惲氏大雲山房文集動於篇中署惲子居曰四字意甚以爲不典惲氏孤學無師無足怪耳桐城王悔生從海峯游於此等宜素講今其集首孟獻子論亦自署王悔生曰是豈合古人之義法哉悔生文專學海峯其序事頗有佳者此則不當律令予是以辨而書之

蘊素閣全集序

因軒文集卷六

八

文辭者人之所自爲也自爲之則宜有王拙之殊而不當有真僞之辨而古之人有言曰別裁僞體此何說也哉無得於己而剽販古人是謂無情之辭無當於道而塗澤古語是謂無理之作之二者是爲僞體而已矣文辭之有僞體也豈獨明中葉爲然精而言之子雲之法言猶剽販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也設使後世復有刪定之聖人則二者亦必歸諸僞體何者爲其事專事詩文而情理中有不足故也予同年友盛君子履篤於天倫交游遍海內爲教諭不自閒其官日與諸生講解論說暇則研究經史著蘊素閣詩文集數十卷蓋子履之爲人深於情而不悖於理者也其論文也以望谿方氏爲隘頗不循其義法予則未知其何如要之子履之文舉其所學而筆之於書無依傍之心無摹擬之迹大抵力求其真而不爲僞體是則其所長而已

矣若夫駢體詩餘其製不同於古文而君之爲之則壹以其爲文之旨聯而貫之者也予與子履別有年矣今年秋子履訪予於安徽出其全集屬序予讀訖因撥其爲文之大旨爲序以貽之道光八年冬十月某序

安徽通志序

代

兩江總督之職兼督江南北西而江南又分爲二省曰江蘇安徽設巡撫部院二布政使司三按察使司二統治府廳州縣而兩江總督總其成焉自山川風俗人物貨產以逮歷朝沿革建置劃然而分有上下江之別而其書獨有江南通志二百卷乾隆以後又久置不修夫豈非闕事也哉道光五年巡撫臣澍會前督臣奏請創修志局既開規模擬定適臣澍調任江蘇臣師誠繼爲皖撫未幾內用侍郎以去而今撫臣廷楨實繼其任則賡續爲之採訪撰校閱三歲而書成繕寫上進

國朝文集卷六

九

天子嘉焉臣澍臣廷楨咸荷議敘之

命時臣攸銛以大學士總督兩江臣廷楨以序文見屬例得弁言昔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醇厚文雅非一人一時之所克成也周公始營洛邑而畢公君陳保釐東郊不改其政是以化成而俗美其爲書也周官五篇雜有西東兩周之制蓋掌其事者增益而成之謂其盡出於姬公非篤論矣漢唐以後儂薄怠玩無敬事後食之風國史重事讀劉知幾柳宗元所論當時朝士坐糜廩祿前後推諉有數十年而不成一書者國史如此則郡國之志乘可知一書如此則當時之政事抑又可知已惟我

國家立法宏大中外大吏急病而讓夷前有興之誠利矣後不

敢輟也後有除之誠害矣前不敢護也事惟其官不惟其人觀兩撫臣踵成志書不畫畛域此一事耳詎不繼美成周駕漢唐而超乎其上也耶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唐虞之臣相尚以和蕭韶九成鳳儀獸舞臣以閣臣任總督誠樂見同官之和衷以受有

天子之寵命是以爲序文者若此若夫險踞江淮廣連荆豫典制之繁古今之異與夫秉筆之姓名爲書之體例則本書及兩撫臣之序言之詳矣固無俟乎臣言也

王氏兩節母傳

吳孺人上元人考胎僊與同里王太公以成善因以女許字其子例贈文林郎君和樂未嫁而贈君疾卒時吳孺人年十九聞赴乞往弔至則撤環瑱請衰經爲婦不復返衆難之吳孺人憐

慨言大義遂許焉而王氏貧甚未幾太公與其仲叔兩子皆卒

存季子又病聾吳孺人以紡織事君姑養送無闕禮守三十年年五十而周孺人以遺腹子世培嗣焉周孺人者贈君從兄諸

生君和羹之副室也諸生君娶杜孺人生二男一女又娶周孺人周孺人十六歸王氏歸十二年而諸生君卒喪際有以人衆食艱說杜孺人者杜孺人意未決也初杜孺人憐所生女是時

在室未嫁周孺人立志守義私念已有遺腹不可以死爭一日斂篋笥服計值數十金踞獻於杜孺人曰主人長逝所未了者某姑耳主母年高復多病某姑嫁願事主母如母以此助某

姑匳費且表其心也且語且泣下於是杜孺人及某姑皆相持痛哭不復許人理前說及期世培生周孺人又請曰主人既有後是呱呱者安用空與兩兄爭屋產比屋吳大姑待嗣三十年

不可得胡不使承其後吳大姑者吳孺人臣俗貞女之稱也杜
孺人以告吳孺人吳孺人大喜立要族媼定其議世培生繭月
嗣爲吳孺人子吳孺人撫如己出而周孺人在家操作益勤苦
冬夜衣破衣燕竹爐供杜孺人寢已就寢輒手執女紅至四更
猶不輟又時翦紙書字往教世培督之誦讀而又以其暇說古
今節義事博杜孺人之歡蓋其勞瘁如此世培年十四杜孺人
疾篤所生子在側不顧獨執世培手指周孺人哽咽而沒是年
世培請於兩兄延兩孺人處一室明年吳孺人卒又四年周孺
人病勞瘵卒嘉慶某年鄉里人具吳孺人貞節狀請

旌表建坊於宗祠之側道光五年世培舉於鄉就禮部試始爲

周孺人請

旌亦樹坊於祠側

周壽軒文集卷六

十一

贊曰世培字星儔同之同歲生也高才能文談論恢廓同嘗兩
與北上每語同寓士座無星儔使人不歡然偶言及兩母事輒
嗚咽神色不怡者久許嗚乎兩孺人之節皆天下之奇節也而
以其處境言之周孺人可謂苦心曲盡者矣何其賢哉何其賢
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星儔固知之矣道光十年秋九
月年家子管同頓首拜撰

對用刑說

世皆謂今之用刑輕於古昔故民不畏而犯法者多其說曰漢高之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之律例有故殺有誤殺有下手加功之殺故殺者死而誤殺者未有或死者也下手加功者仍以致命不致命爲分致命者或幸不死而不致命者未有或死者也其法如此用法者大抵避重而就輕故殺人者往往不死民見殺人者之猶可以不死也彼何憚而不殺人故不畏而犯法者多今當一效漢法直曰殺人者死可也奚用多律爲是論也愚請折之今士大夫之家有器皿焉一奴故壞之一奴誤壞之一奴謀壞焉而一奴助之是數奴者主人將以一例處

因寄軒文集補遺

一

之乎故壞與謀壞者笞而逐之可也助而壞之其輕譙罵足矣彼誤壞者遇牛宏則且曰爛女手遇韓琦則藝鬚無言而俾執燭如故何罪之有焉人命之重固非若器皿之輕也然其中實有故殺誤殺之分實有下手加功之異情事懸殊用法者安得以一例處之漢高之興庶事草創約法三章然未幾法不足用故必命蕭何造律設使初法可行漢有天下後奉行三語足矣造律何爲若是者豈獨漢爲然尚書呂刑孔子錄以垂教者也不其言五刑之屬至於三千古之明王豈其不樂於簡哉世故日降人情日紛不多爲科條不足以盡天下之情而窮天下之變今不問其情事之何如第曰殺人者死是荒陋之說不應經典者也天下之事名實而已矣今之制法緩既死之辜重失入之罪仁厚適乎前世要之殺人者死必有主名抵罪者是名實在

也名實在則民已知懼矣何慮乎不畏之多即使幸而不死人命株及亦必遭毒刑入牢獄拘禁如犬豕少者一年多者二三年然後減爲徒流或竟逢赦宥雖不死而懲之者極矣如此而仍犯法非人情也謂此可以饒倖不死而樂效其犯法者尤非人情也世固有桀鷙凶悍愍不畏死者然如此人雖峻法豈能使其變更哉蓋經有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自古聖賢皆言省刑未有或言峻法者也漢以文景爲盛網漏吞舟之魚宋以仁宗爲盛所用者或止於鞭朴惟商鞅治秦王猛佐苻堅皆教之峻法以殺人致二秦之祚不長

國家慎重人命曠古未聞蓋古者富俠酷吏者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繫乎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督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焉殺一人而文書至於尺許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長端賴於此有識之士不當於此時而議嚴刑也

刊刻敬敷書院課藝序代

安慶一府據古皖桐舒黃諸國地昔在周漢屈宋景差唐勒楚詞淮南王安羣臣賦無名氏廬江小吏詩文字之奇豔稱千古者率出其鄰郡而茲地無聞焉其文士著名史傳者宋李公麟輩數人而已地僻隘化導無人雖有奇士未由而自振也及我朝奄有區夏分安徽別爲一省而以安慶府治爲省城撫部藩臬首郡之大守皆駐焉其後又建立敬敷書院召諸生肄業其中延賢士大夫退居林下者爲山長以主之四大吏合山長月二課撫部歲一甄別皆用意不視爲文飾具由是安慶文才日

邁乎前代世言我

朝古文桐城有三家懷寧則詩人輩出篆隸有先秦東漢風至若帖括經義應試之辭故宜人人能之而工者不可悉數也化導有方人材遂日盛天下風俗亦何地不可轉移哉予自奉命撫安徽尤留意書院試之日輒集諸生於院署手評其文面教焉諸生既樂奉子教久之請曰書院之文不刻者七十年請公用他省例許刻而爲序之予曰諾觀諸生應試之辭則既已工矣其於科第可操券獲矣雖然猶有進安慶東接江東孔子傳易弟子曰江東馭臂子弓或曰矯子庸疵亦江東人其東南過一郡曰徽州實宋朱文公故里之二者文之源也應試之辭所從出也諸生今日蓋知以屈宋景唐淮南羣臣自勗矣吾願更有志希此兩郡郡先賢焉則敬敷數書院者其盛豈止如今哉雖與緇林鹿洞齊名可也

復陸祈孫書

因寄軒文集補遺

三

承問矜字今聲何以苑柳柔桑入之眞臻先部同按說文矜字柄也从矛今聲居陵切又巨巾切讀居陵切則入今蒸部生民之詩所以與登升歆韻也讀巨巾切則入今眞部苑柳柔桑所以如來教也然此據二徐所定說文言之同竊意此字自古誤書蓋古矜字本從令而不從今令字古入今之眞韻虛令令以韻其人美且仁矣音一轉而爲憐有馬白顛以韻寺人之令加草爲苔古讀與蓮同采苔采苔以韻首陽之顛則皆入今之先韻矣眞先兩部古與寒刪部通是以矜字通作鰥寡之鰥尙書毛詩其文可證然則此矜字古必從令若從今而讀居音切則諸部不復可通而說文居陵巨巾兩切亦不知其何以然矣同於形聲之學所得甚淺據臆見言之如此俟見中丞當詳問以

告耳義山古詩雖有可取處然學人而不能脫化故不及其近體如韓碑極力摹韓終不免艱難勞苦之象若其他則太似長吉者多矣此亦同之私見而非蹈襲歸愚也韓孝女事奇甚俟病愈當爲詩頌之率復不具

矜從令不從今段懋堂所定說文如此孔翼軒說同鰥入刪偏旁從翳省卽入元皆眞之轉故矜可讀鰥也

段氏說文云漢石經論語溧水校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矜同今始見其說附告

繼園記

國家旣下江南改黔寧王居爲總督尙書之署東望有高峯臺立如屏出乎林際者鍾山也水出後湖西流而環於署側者湖溝也稍折而南有水西出與相會而合注於淮者古青谿之一曲也兼是三勝雄秀而宏遠於建牙也宜於觀游也必爲美而

因寄軒文集補遺

四

園圍池臺閣於署後匪士庶所得瞻喜事者悵焉署之西門有大姓曰李氏自厥祖至於今富三世矣始者其尊人南康太守欲於家爲園而不就今其子紉秋兄弟乃繼爲之凡園爲水者十之一爲石者十之三四爲亭爲臺爲樓爲閣者十之四五而爲工幾至於二年城中多勝地而少園督署有園而非盡人所得至是園成而觀游之美略備矣於是紉秋兄弟飲子而請名子見其前軒春卉條達氣煥以和遂名曰芳藹之軒旁建小室啟牖戶以達園曰窺園之室由是以入有門焉步曲廊登高樓曰通幽之境循徑而上有亭翼然西城諸峯涵翠而拱埃曰挹翠之亭南嚮之樓背見山也曰達觀之樓北嚮之閣山相面也曰屏山之閣南樓之下曰綠淨之居池側之齋曰畫舫之齋石之上下復有二亭焉高多梅庫際水高曰霏香庫曰斂碧穴垣

如月勢置屋三楹朱魚出游從容取莊惠濠梁之意曰觀魚之堂凡此者皆園之勝境也然要皆繼先志以爲之故合而名曰繼園吾嘗觀世豪富之家凡有興創父子兄弟輒多同異故聚族也難而保家也不克遠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此雖喻言而周公播爲大誥矣然則李君之事不旣賢乎哉抑予聞之繼其志者不若繼其美之爲尤懿也李氏雖世以富聞而祖父以來多善行鄉黨稱焉戊亥之歲江南大饑君兄弟本先志捐數萬金活疲氓以萬數此其善繼前烈足以風世勵俗而其美豈盡於一園乎仁恕以將之恭儉以持之世世子孫其皆有繼也已

陳竹如詩序

先君之姑適河南葉司馬公而先大母實葉公之姊兩姓世爲

婚故司馬之女家於同爲至戚焉司馬之女四長適張處山東次適李處江右又次適陳適吳皆浙人而處江南於同家爲至近吳氏姑年少猶無子李氏姑有子矣年尙幼張氏姑子則年長而又吾徒也僻處東海不相見者且十年惟陳氏姑子竹如同里往來與同交爲至密至戚也至近也至密也無所長吾猶將夸之矧其能詩而又殷然索序於予耶始吾及覓君祖運使公狀貌嚴毅如淵淳山峙非常人也獲侍尊甫明府君樸儉溫煦金和玉節有養君子也晚見竹如清美文秀蘭生於庭貴家之子也世苟未識君詩吾請觀於其人世苟未得君之爲人吾請徵於其祖父抑聞古之人稱世家子者必曰麟鳳麟鳳之文天下之至文也而又不徒以其文也竹如之詩今固美矣吾之意則欲益進其詩而并不欲君之以詩限也竹如以爲何如

書梅伯言馬韋伯詩後

同少時求友於鄉中其先得而交厚者二人強圍而不移深沈而不露處事精明勁悍是梅君伯言之行也吾交而厚之喜事而尚義於眾人也汎以愛於良士也折以親是馬君韋伯之行也吾交而厚之是二君者跡未嘗合也情未嘗符也動靜未嘗相似也吾壹交而厚之何哉曰其爲賢且才則一也君子之取友也取其賢且才焉者爾志之不同如其面吾烏乎能一之同始與二君學爲古詩誦雜文伯言之於詩也意欲其深詞欲其粹一思之偶淺必鑿而幽之一語之稍懶必礪而精之賦一詩或累日踰時而後出韋伯則不然其言曰詩也者形吾之意者也吾意止是而宛轉以深之其爲意也已僞矣僞吾奚取焉故韋伯爲詩稱心而言如雲出潮涌下筆數千言立就吁同交二君二十餘年矣憶少時嘗共宿棲霞又嘗乘月登雞籠夜半誦吟嘯呼聲震林樾見者以爲僊今二君踰壯而同且老矣何生平議論猶未能歸於一也與雖然是二君者其得名同也其宦達同也其爲海內識者所珍愛同也烏知伯言之是而韋伯之非耶烏知韋伯之是而伯言之非耶烏知伯言韋伯之無是非而吾與世人妄是非之耶是亦無傷也非亦無傷也天下之事有大乎詩者韋伯與伯言共勉焉其可也

歐陽文忠公畫像贊

安徽滁州有宋歐陽文忠公遺像李端叔晁悅之兩贊在焉

高宗皇帝南巡題以

宸翰州牧王景恆敬摹諸石而元本貯於庫中道光九年高君垂

慶權滁州摹一本以見贈晏元獻言文忠貌似昌黎昌黎少鬚

而公像豐鬣又世傳公耳白過面唇不掩齒觀此像殊不然不知摹者失耶抑宋人所爲雜說多僞造而不可憑耶要之蘇文定稱公容貌秀偉此雖摹本諒必得其萬一之似思其人猶愛其樹況乎實得其形之髮鬣者與愚故竇而藏之且爲之贊曰文壞八禩篤生韓公繼漢以唐轡遷陵雄韓去歐起化奇而易如彼菽帛終古莫棄嘉祐治平爲炎宋隆廬陵之文相州之功荆舒詆公肆彼狂狡祭公有辭莫掩公道當公之生人疾如讐至今公文重如其球嗟余鞠凶如公幼狀不拜瀧岡愧拜公像噫嘻百世豈無曾蘇我思古人喟然長吁

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嘗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暹賊楊七郎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

因寄軒文集補遺

七

窮甚歲謀衣食頗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宇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五月五日八箴堂小集序

中丞鄧公開府皖上善政齊乎君爽多藝幾於公曰如瞻宗廟肅肅禮樂之陳如觀武庫森森矛戟之列然猶虛以受物實能容人好爲一一之聽不拒九九之見由是覽輝鳳下振翼鵠起田文眾客各署其能竇融諸子分教以藝幕府人才於茲爲盛道光八年夏五月值五日之令節會八箴之新堂石榴粲花萼蒲拜竹民登仁壽絲無取乎續命士抱聰明糗何遺於益智不觀舟於江口不鑄鏡於江心於是擺落常調盤桓佳日分請諸

君各輪素藝或文騰藻麗或詩耀葩采或師小令於溫韋或仿
八分於李蔡或蟲書王篆樞炎漢太學之文或工甚善畫奏李
唐翰林之技魚魚雅雅麟麟彬彬會上嬾於蘭亭罰下嗔乎金
谷矣夫四美罕具二難尠弁七子鄭郊之儻僅賦風詩諸人洛
水之戲惟談元理何圖今日獲逢羣彥超盛軌於南皮邁芳蹤
於西邸笑參軍之依巒府但詠嫺隅陋詞客之在酒筵惟歌棹
楸茲蓋恭遇我公巖巖萬仞汪汪千頃夙容司馬之狂不惜蘭
奢之喚以故游鱗景附逸翮颺起桃李盛於門中芝蘭芳於階
下也不然孝標見棄僧虔遭嫉樓君卿之輩口舌徒騰谷子雲
之流筆札敢出吾見景宗在座競病無爭處仲揚推意色空惡
而已是知山高貨集海深珍聚秦誓美休休有容漢史戒沾沾
自喜駭耳溫驪多產渥洼之澤柴胡桔梗必求梁父之陰豈不
然哉豈不然哉同燭武無能田光老飲酒則子布在前授簡
則相如居右拆線同嘆無復一條之長穿縞徒思終成強弩之
末黍茲盛會廁彼英流傳觀七寶之鞭甘讓五花之箠欲逃曳
白姑事研朱土已彈琴聊效序文於韓愈八風獻舞差勝惡狀
於欽明云爾上元管同序

佩文廣韻匯編序 從原編補入

自切韻廣韻兩書後一修而爲祥符之廣韻再修而爲景德之韻略三修而爲景祐寶元之集韻今之存者廣韻集韻而已江
北平水劉淵元初黃公紹輩加以併省而陰氏時中時夫著韻
府羣玉其字較廣韻存十四較集韻存七十二自明以來文士通
用之我

聖祖仁皇帝聖明天縱知陰氏學殖淺陋不足名書

特命儒臣就其韻而加注釋徵引鴻富攻訂精密

命名曰佩文韻府頌之學官同文一道之盛斯其一 大端已同嘗妄
論音韻之學古今有五變焉自唐虞至東周聖賢之徒爲詩書
者悉出乎中原以北及屈宋爲楚詞則必參以南方荆楚之音
此一變也漢魏學者承詩騷後又自相如揚雄下逮陸機陸雲

因寄軒文集補遺

九

輩其人或西或南經劉石苻姚之禍中原大率西北人則音愈
總雜此再變也江左建國自晉至齊梁士大夫土斷二百年周
彥倫始作四聲切韻沈約繼爲四聲譜其音大抵南音矣此二
變也隋壹海內陸法言劉臻顏之推論定古今撰爲切韻其中
又兼有南北人唐人因之以行乎後世此四變也自唐韻至集
韻名雖屢更體例不易蓋其韻總爲二百六部劉黃併省陰氏
兄弟復併上聲之拯部爲一百六部此五變也由是言之音韻
自古至今凡更五變唐宋不得拘六朝漢魏不能守三代非惟
人事亦天道地利使然佩文增陰氏故實而部分姑用其書

聖人所以爲時中卽此可以仰瞻萬一矣然我

朝學兼今古當康熙時顧絳毛奇齡已著書言古韻乾隆中戴孔

段氏益暢厥旨

國無厲禁此如經義

功令用宋元之說初不廢漢注唐疏而世之學者第知有考試官韻問以三鍾六脂之名輒瞪目不能答是亦豈可謂通與同友李君鳳洲常論而病之暇日恭取佩文抄錄於前附列祥符廣韻於後標題釋義開帙瞭然書成名曰佩文廣韻匯編使同爲序昔漢初儒者得壁中經書以隸古寫定說者謂用隸爲遵時存古爲可慕故兩漢儒者有古文今文之學鳳洲是書錄佩文以遵

今制列廣韻以存古音雖韻書也可謂得漢儒之家法者矣道光十年閏月上元管同序

右序原集無之刊已竣或持匯編屬補入閱之筆氣不相輔

視集中諸作涇渭顯然且疵類抑甚殆假託者爲之然疑以

傳疑故旣補刊而識之如此

因寄軒文集補遺

十

書後

曾亮少好為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喜怒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病也予曰誠有是然如袁江南賦報楊遭疾書其素願不快耶而薄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素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

梅書後

盡其素予悟稍學為古文詞異之不覺謂善也曰君之文病禱一篇之中數體駁見甲之冠乙之履非全人也吾自信也不如信異之之深得一言為數日憂喜於辱令異之止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又不能為予言之也吾異之者可責也異之止予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

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
鄧公為刻其遺集命曾亮曰必有序乃
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耳以誌
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梅曾亮撰

全榮王賜鈺摹鐫

梅書後

二

